



王公大臣追着掌印太监喊爹

6



鲍志娇 著

漓江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有政治的地方，就会有特务。特务头子也是人，他们中有正统恶棍，也有民族英雄；有精致流氓，也有抗日情报专家。有明一代，先后有四大特务机关——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，本书通过明朝十大特务头子的惊悚经历，描绘出一部波澜壮阔的明朝政治、社会的历史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纪纲为所欲为，竟然建起地下皇宫，在家登基称帝，事发后，被朱棣砍了头。

趣说历史

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对着老远走过来的一小撮人深深地行礼。待对方走近，马顺对着一个为首的太监，谄媚至极地微笑。

“爹，遛弯儿去？”马顺点头哈腰地招呼道。马顺四十多岁，身为堂堂锦衣卫指挥使，却向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太监称爹。这位名叫王振的瘦小太监一听，颇是受用。“遛弯儿，难不成要万岁爷自个儿拾掇？”王振自许地说。“是是是，爹说的是。”

王振刚刚升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，正忙着回府收红包，没时间搭理。现在，马顺唯他马首是瞻，马顺主掌的锦衣卫已归附他的门下，与他直接辖管的特务组织东厂，共同把控全国的监视系统。近些年，东厂和锦衣卫的命运几度发生变化。自永乐皇帝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，正式宣告东厂的成立。此后，东厂和锦衣卫就成为明朝的两大特务轨道，或平行，或相交，或背离，忽隐忽现，两两呼应。在后朱棣时代，东厂是上级，锦衣卫是下级。朱棣虽然因为纪纲谋反而不再完全信任锦衣卫，但并未取消，因为他需要特务来强化他的统治，也需要锦衣卫和东厂互相监控。

在朱高炽时代，东厂是下级，锦衣卫也是下级。他虽然是朱棣的儿子，却没有遗传朱棣的横暴血腥，他坚决反对特务活动，大力压制东厂和锦衣卫。朱高炽时期政治清明，但他肥胖多疾，即位九个月之后便与世诀别。在朱瞻基时代，东厂和锦衣卫仍是平级。朱瞻基也不看好特务组织，而更关注国家经济发展。

在朱祁镇时代，东厂是上级，锦衣卫是下级。朱祁镇是朱瞻基的长子，朱瞻基在执政十年后猝死时，朱

祁镇还不满八周岁，根本不懂特务为何物。但他懂得情义为何物，所以，他当上皇帝后，就把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，赐给他最倚信的王振。当初王振伶俐机变深得朱瞻基的喜爱，因此选派东宫，陪侍朱祁镇，从事朱祁镇的启蒙教育。朱祁镇很依赖他，一待自己黄袍加身，立刻就让他王振红袍加身。

马顺对王振的极力奉承迎合，让王振放话：“得，你小子还算有良心，就让锦衣卫跟着东厂执事吧。”厂卫合作使王振的势力得到极大的扩张，一时，王振门前车水马龙，政治投机者趋之若鹜。

这日，王振见过马顺之后，匆匆回到府上，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正在查点礼单礼物。王振扫视几眼，忽地问金英送了什么，王山忙答：珊瑚，还有瓷器。瓷器中六件是龙泉瓷，四件是秘色瓷。王振大为满意。看来金英的确甘愿臣服于自己。

长久以来，金英一直让王振大费脑筋。其实，金英并未冒犯王振，只是因为他执掌实权，王振看着眼红。金英不同于其他太监，他的故乡在越南，朱棣远征越南时，喜他有灵气、模样俏，就把他带回了北京。金英到30岁时已晋升为司礼监右监丞。金英深得几届皇帝的宠信。朱瞻基掌权时，更是推崇金英，给他颁发过一道免死诏。朱祁镇即位时，金英不仅担任着司礼监一把手——掌印太监一职，还兼任提督太监一职，是皇宫宦官系统的第一人。

王振决定有步骤地攫取金英之权，先把金英的兼职搞到手。金英每见王振，都感觉自己像被一条大狼狗盯视着。暗地里，王振又指使东厂特务去给金英使绊子、下圈套。这个

架势，含蓄内敛，却杀气腾腾，金英被看得直发慌。他明白王振的心思，惶恐中，只好两个职务都让给了王振。

皇帝朱祁镇全身心地信任王振，每日上下朝，都要将情况向王振详细道来。王振将群臣的奏闻深入浅出地分析给皇帝听，告诉他，对于某事，应如何处置，对于某人，应如何赏罚。朱祁镇毕竟年幼，竟如依恋母亲一样依恋王振。王振为攫取更大的权力，便趁着这个热乎劲儿，尽行挑拨、中伤之能事，试图把阻挡自己继续爬高的官员铲除掉。朱祁镇在王振的挑唆下，坚定地认为，不施重刑不足以树权威。随便寻些由头，便把一些清正的大臣先羁押，再流放。

为依傍王振，一些王公权贵竟然也对王振追着赶着地声嘶力竭喊“爹”。马顺听到消息，大吃一惊，担心他这个“儿子”的风头被王公权贵抢去，赶紧起身到他娘家去，准备带他外甥到王振府上献殷勤去。马顺并不知道，就在这时候，东厂的几个太监正一头撞入他外甥家里榨油水呢。

马顺的外甥虽是锦衣卫副使，但此时还未得到王振的格外抬举，所以，尚属默默无闻。黄昏时分，他正在家里喝茶水，忽见几个太监土地神似的冒出来，吓一大跳。找舅舅已经来不及，马顺的外甥只好从箱底摸出银子递过去。刚打发太监们走远，马顺刚好也进门来。

马顺的外甥立马哭诉起来。马顺立马训斥他，赶紧随我到王振府上下跪去！他外甥没动，觉得向太监下跪有些别扭。马顺开导他，说一看你就没学问，你以为这是向王振下跪吗？你这是向皇上下跪！这一跪，

彻底奠定了马顺在干儿子群体中的“长子”地位。此后，在王振的荫庇下，马顺捞得盆满钵满。

就在马顺和权臣们向王振望尘顿首时，英国公张辅愤然而起，数次与王振相抗，让王振恨于心。王振权势虽大，却不敢除掉张辅，他是四朝元老，深受朱祁镇的奶奶、太皇太后张氏的倚重。

一日，王振等朱祁镇下朝，顺口嘀咕道，张辅自恃功高，给皇上回奏也刻意磨蹭，这样的人就是祸水。小皇帝一听，马上命人把张辅抓起来杖责。马上有老太监去给太皇太后张氏报信。太皇太后当下一惊，紧急派人前往制止。不过，王振在太皇太后的使者赶到前，就让马顺把张辅狠揍了三十杖。

太皇太后异常恼怒，回到清宁宫，召女官数名，佩剑以待。然后，召包括张辅在内的五位重臣入见。接着，召朱祁镇入见。人齐之后，太皇太后脸色严肃，小皇帝也不敢吭气。太皇太后看着五位大臣，对皇帝说，五大臣是先朝留下来的忠正之士，凡国政均要与他们共议，不可恣意胡为。皇帝低着头喏喏应承。言罢，太皇太后命人去召王振。

王振蹭到清宁宫。太皇太后一见他，脸色陡然大变，厉声斥责道，太祖定下家法，明令宦官不得干政，违者以死罪论。你不安本分，今儿绝不饶你！两旁执械女官疾步上前，把刀剑架到王振颈上。

王振吓得连声求饶。皇帝比他更慌，立刻跪倒在地，苦苦哀求太皇太后。这样五位大臣也只得跪下。太皇太后心疼幼孙，斟酌片刻，便略消怒气，又训斥王振一番，便放了他。

赫小祺是麦文杰最不愿碰的那类女孩

6



陈晨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故事在三个合租的男生之间展开，身高163cm的广告公司职员封新、身高175cm的自由摄影师肖宇，以及身高185cm的空少麦文杰。三人在各自生活中邂逅着一段又一段看似不可思议的生活故事，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为着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和理想而奋斗。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你和我，在生活中不断地迷失、寻找、失去，并获得难能可贵的珍宝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姐姐肖霏给了肖宇一张20万的卡，肖宇收下后，就贴出招聘启事，招了两个新员工，其中一个富家女赫小祺。

都市爱情

周末，出门锻炼的麦文杰忘记带钥匙，把自己锁在了门外。封新在加班，他只好调头跑到了肖宇的工作室。然后，他遇到了对着他微笑的赫小祺，他整个人都僵硬了。

在麦文杰的世界观里，女孩分为三种：想穿玻璃鞋的、穿上玻璃鞋的、一直穿着玻璃鞋的。前两种，他都可以驾驭得游刃有余，然而，对于最后一种，他觉得，只可“远观”而不可“亵玩”。在他眼里，那种穿着玻璃鞋长大的女孩，普遍都有三个可怕的共通点：

第一，特别爱可怜别人。这种可怜，上到天桥上假装哑巴乞讨的乞丐，下到每日挤在公车里上下班的上班族。也许你会问：“每天上班有啥可怜的？”她们会告诉你，每天都要上班，就挺可怜的呀！

第二，做事完全不计代价和后果。在她们的世界里，那些所谓的“代价”和“后果”，完全不能对她们构成威胁。例如赫小祺，学生时代的她，曾经多次罢课、离家出走，有一次是和爸妈赌气（原因是她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心血来潮想旷课去上芭蕾舞班）。还有一次她也忘了，“可能，就是心情不好吧。”如果你问她，她会在深思熟虑之后，这样回答你。

第三，正是麦文杰最恐惧的一点，“太认真”。说得通俗点，如果她们喜欢你，哪怕你只是对她们重复着20世纪90年代初琼瑶剧里的剧情，编个草戒指啥的，她们都能感动得比剧里面的女主角还夸张。

“这样的女孩子，不挺可爱的吗？”肖宇坐在沙发上，眨着他的大眼睛问麦文杰。

“哼。”麦文杰非常不屑地冷笑

了一声。在他眼里，这种所谓的“可爱”不过都归结于一个字——“钱”。她离家出走，她不想上学，她旷课，是因为她永远不会知道那种真正艰辛的日子，她的信用卡里始终可以取出现金，不管她被丢在了哪里，都有人把她找回来。

麦文杰和赫小祺的相遇是在飞机上，是的，他的很多故事，都发生在飞机上。

杭州飞往香港的航班，赫小祺只是机上的一名普通乘客。当麦文杰在起飞前帮其他乘客放置行李的时候，赫小祺就注意到了他，在她眼里，麦文杰的眼睛根本不是正常男人的眼睛，那眼睛里分明藏着两把匕首，危险却又迷人。

那一刻，她确定，她喜欢上了他。

两个小时的飞行里，赫小祺一直在寻找机会。然而，飞行平稳，一切都没什么异常，她按了两次呼唤铃，可走过来的都是空姐。一个半小时过去，飞机马上就要开始下降了，趁着卫生间还没有关闭之前，她从背包里抽出一张湿纸巾，想去卫生间擦一擦脸。

她拧开水龙头，刚把手伸到水盆里，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。机舱里的卫生间空间很小，她一个重心不稳，差点没把头摔进马桶里。“抱歉……小姐你怎么不锁门……”赫小祺看到麦文杰尴尬地站在门口。“我没脱裤子！”赫小祺大声地朝他喊道。

飞机着陆在香港国际机场，赫小祺最后一个下机，她堵在门口不走，傲慢地对麦文杰说：“你得请我吃饭。”麦文杰的旁边还站着几个空姐，他有些尴尬，无奈地告诉了她手

机号码。

他们就这样开始了约会。起初，麦文杰觉得和赫小祺的相处还不错。发现赫小祺有些“不正常”，是在他们相识半个月后。

当时麦文杰在北京，赫小祺在杭州。当航班任务结束，麦文杰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酒店，给赫小祺发了一条短信：我很想你。发这样的信息给女生，对麦文杰来说已经习以为常。一般的情况都是，对方通常也会回复一个“我也想你”。

然而，赫小祺和那些女孩不同。凌晨3点，麦文杰的手机铃声响起，他努力地睁开眼，是赫小祺的来电。“我在北京了。你在哪个酒店？”赫小祺的一句话，让麦文杰得意全消。

那天，当赫小祺收到麦文杰“我很想你”的四个字短信后，立马换好衣服，然后偷偷溜出她家的那栋大别墅。她家在郊区，她在空荡荡的马路上等了好久才等到一辆出租车。她搭上出租车，前往萧山机场。然后，她买了一张一个小时后起飞的全价机票，飞往北京。

“天哪，你肯定感动死了吧？”肖宇听了赫小祺的壮烈事迹后，像一个少女一样躺在床上嗷嗷地惊叹道。

“我的第一反应，幸好那天酒店里没有其他女生。第二，这他妈的是在演哪出戏啊！”是的，对于麦文杰来说，只有惊喜。或许他是有那么一点点感动，但已经完全被惊恐给淹没了。那一次赫小祺的突然出现，让他意识到，赫小祺，是他的概念里最不能“碰”的那类女孩。他不想破坏“游戏”的规则。

可是当麦文杰渐渐开始疏远赫

小祺之后，赫小祺反而变本加厉地以种种方式出现在他的生活里，她似乎完全掌握了麦文杰的行程，包括他工作时住在哪个酒店，几号回杭州，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就算麦文杰搬了新的公寓，她也可以以一种完全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——他室友的同事。总之，她一定有办法，把自己和麦文杰联系在一起。

“麦文杰，我喜欢你。”多少次，她这样天真地对着麦文杰说。

那个夜晚，在听了麦文杰讲述完关于赫小祺的故事之后，肖宇回到房间里，沉默许久，然后给多米诺发了一条短信：“相亲相得怎么样呀？”

不一会儿，手机就闪烁了起来。“还不错，要给你看看我偷偷拍的照片不？”多米诺发过来的照片，是一个大概40多岁的男人，微胖，头有点秃，他侧着脸，在喝一杯咖啡。他的表情有点猥琐，似笑非笑的。肖宇看到这张偷拍照便笑了出来。

“嗯，我觉得人还行。”多米诺接着发了条短信说。肖宇看着手机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些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多米诺的短信又发了过来：“他开一个小的中医诊所，虽然有点点，但是人挺实诚的。我觉得，可以相处看看。”

一时间，肖宇陷入了游离状态。时尚的女作家多米诺和开中医诊所的中年男人，这在肖宇的世界观里，完全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。“嗯，先相处看看吧。”想了很久，肖宇才想出这七个字。

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联系，他们的关系就像很多都市人一样，在短暂的热络之后，因着彼此完全不同的生活，而渐渐失去联系。